

# 北京报界先声

20世纪之初的彭翼仲与《京话日报》

彭望苏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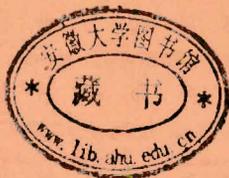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 北京报界先声

20世纪之初的  
彭翼仲与《京话日报》

彭望苏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始于189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报界先声：20 世纪之初的彭翼仲与《京话日报》/  
彭望苏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ISBN 978 - 7 - 100 - 09377 - 4

I. ①北… II. ①彭… III. ①彭翼仲（1864 ~ 1921）—  
生平事迹②报纸—新闻事业史—研究—北京市 IV. ① K825.42  
② G219.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0203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北京报界先声  
——20 世纪之初的彭翼仲与《京话日报》  
彭望苏 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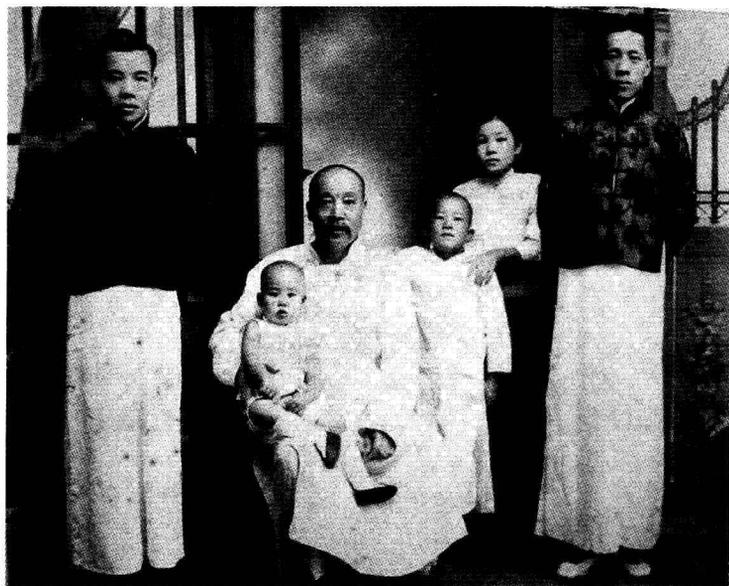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9377 - 4

---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0 1/4  
定价：46.00 元



彭翼仲像



1915年，彭翼仲与子女



彭翼仲与亲友





京 刻時 西 正 號 庚 申 年 十 月 十 五 日 來 上 午 十 點 五 分 處 閱 對 總 郵 局 承 運 正 牌 中 國 郵 票

### 各省新聞

山西商團會○昨日報上說 山東善台 奏請禁止纏足 山東有這樣明白善台 山西亦當照着樣辦理 其餘各省的上台 都該確有這樣舉動 爲善舉踴躍山東善台 一人出頭 山西有一種醜惡的風俗 名爲纏脚會 相沿已久 視不爲怪 大同府地方 此風最盛 每年夏月 舉行此會 青年婦女 無論士農工商 各處門前 安放小椅 婦女當門而坐 翹着一隻脚 任人觀看 往來行人 多半是些浪蕩子弟 意而譏讀 彼此不以此爲恥 今戶部尙書趙公 前在山西巡撫 出京禁止 未嘗舉行 今在依然照舊 一面禁纏脚 一面歸脚 山東山西 相反如此 言之可痛

德國兵隊先○有德國小衫統船一個 在天津東南的軍糧城 忽遇大風 把船吹翻 淹死德國兵數名 德國領事 照舊地方官 藉口打發屍首

河陽商團○西歷種樹 幾年之後 樹根蟻結土中 最能保護隄身 不是最妙的方法 現在天津的海河 河 金蘭河 兩岸都要種樹 統計要種萬萬株 已經出告示招買 可憐這時候 不是種樹的時候 總商收買頭髮○近來有德國商人 在山東收買頭髮 上等頭髮 每兩值銀四五錢 次的值銀二三錢 天津上海等處 也所有洋人收買頭髮 查頭髮有許多用途 最長的做海軍打魚的大網 既不受水 又不爛爛 此處製線無不經 次的做船上的鐵繩 這兩處用頭 是國大宗 此外英船上用得最多 還有動下短頭髮 也有用途 天津出口船 常有幾千頭髮 多至數百担的 可見天底下 决沒有棄物

### 各國新聞

要中國人搬去馬○俄國內務大臣伯利和 作了一部律 許名叫完脫併碎米 是在所中國的政憲 將中大意 要遷往中國的北方 把這幾十萬百姓 都遷到俄國內地 賣給種田人家 當作牛馬 再把俄國囚犯乞 丐 都移往中國 從此俄國 每年可添二三百萬戶口 運籌策劃 還有許多不壞的話 俄國人都歡喜看見 個歌一我中國人談自己思想 爲什麼他們要作這樣的舉動 難道是說差項的嗎 俄國人都歡喜看見 收國菜完○俄國菜希希縣 俄皇便爲教總統 現因東邊風打敗仗 俄京苦節 專命全國教會 每逢禮拜 日 齋戒祈禱 以求天佑 此係日本報所說 怕俄人離俄 當不至此

大總統候補○美國選探大總統 現在已定二人 作爲候補的大總統 共二人仍係現任大總統羅斯福

三號三十三第 (報日話京)

### 宮門抄

前晚○昨報 各省新聞 俄國脫脫團 上海上疾曼

八月初七日 商部 鑾儀衛 相寬此值日無引兒 禮王等謝觀劇

八月初七日 德員 子得實總報報俄國 恩 延伯頓勒春各原滿謝劇

日安 復州城守尉陸統明 謝 成公請假十五日 徐會禮請假五日

日 召見軍機 沈家本 陳符

### 電報

新任到任○新郵部江總辦字號 已於本月初二日 交卸回

浙總督○初四日由福甯輪身 坐輪船到上海 再行到任

粵總督慶○粵總督陸 與英公司訂約 現在英公司又轉給中國 湖南商辦 都不肯答應 定議自行

請與辦 公舉前撫自主之春 候補道張錦 到上海會議 要將原立合同作廢 未知能否辦成

輪船受○現在闢建 船隻流行 外國人打電到各海口 是舊建來的船 都要賠償官倉 實與 如要受 方准進口 近年各港口的驗病 非常認真 查中國人更嚴 查中國的租人 比德而人尤嚴 凡是長而黃面 都說有病 就要送到醫院醫藥 連帶的行李衣服 都要用藥水禁洗 非常的嚴禁 出門人須要留心 還須衣服清潔 查得可略略

盛宣懷軍○實辦路權大臣盛宣懷 現在病勢很重 據醫生說 是瘧疾的症候 連日施治 還不見好

李前台定程○午前接上海來電 說新任江督李前台 明日可到上海

日軍已到奉天○奉天初七日來電 日本光緒隊 已到奉天城外

德國商約定議○德國商約 經呂尚書 盛宣懷 商議停妥 日內即可簽字 (自光緒二十七年 與各國改訂 商約 英美德日都已定議 因俄國有戰事 故先向德國訂議)

兒童解字 每一圖解一字

筒 壺 鐘 鐘 碗 盤 鉢 鉢 造 句

時 同 水 壺 金 鐘 鐘 鐘 碗 盤 鉢 鉢

填 字 用 卅 字 法 會

廉 ○ 葵 ○ 葵 字 ○ 葵 ○

四號三十三第 (報日話京)

日本 金 米 三 十 兩 一 錢 五 分 日 本 豆 五 兩 一 錢 三 日 本 米 五 兩 一 錢 六 日 本 米 六 兩 一 錢 六 日 本 米 七 兩 一 錢 六 日 本 米 八 兩 一 錢 六

◎ 辦 不 動 ◎

中國有句口頭語 遇事難辦 便說辦不動 這句話是當時與 在官場裏 借此作了護身符 話雖不實 把中國可給辦的難事 事事因循 人人推諉 無論是一件什麼好事 請教作官的人 必說辦不動 只圖要 易過去 敷衍敷衍 又搭着人心惡妒 凡辦一件事 贊成的主席少 破壞的主兒多 不但不肯伸手 幫幫忙 還在那邊看哈哈笑 即便有幾位熱心辦事的人 而能給鬧寒了心 又搭着中國人缺少閱歷 辦事 只圖成功 待到成不成 這事由兒辦了 還惹得小人說便宜話 這就是中國不能做事的大毛病 其實 要把這道理揭透 世界上的事 無處不到 沒有辦成功 敢惡到底 也覆日不成功的 真麼說 天下 的道理 無不因果 不造因不認結果 既有了因 自然就不難結果 且識淺的人 遇到結果的時候 就說辦不動 那誰知道 作事不成功 現在看 必成功 將來 不成在自己 必成在他人 辦事不成功 三國字教不上 如遇兵的先退 把辦不動三字拋在腦後 如對敵不求生 如此辦事 然後纔能有把握 明白了此理 不論什麼事 只要有公衆 無妨在下辦 不必求眼前的效驗 有種樹的 必有結果 才說 天不天就肯辦天下事 何必專再圖自己成功 但求自己得名譽 還是一片私心 就拿現在所辦的弱 政說罷 那一樣不是前幾年沒辦好的 那一樣 是今年辦不動的 怎麼當年辦不動 現在就辦動了 嗎 這幾年所辦的新政 也不在少數 要下手辦的也很多 按着現在的時間 沒一樣不能趕緊辦 也無體是 政府 也無體是民間 大家齊心努力 政府辦的 民間也得幫忙 民間辦的 政府也得提倡 上下齊成一 氣 有了專人的工夫 就可把中國細細教過來 要還是好照着我 我看醫好 一來就說辦不動 辦不動 那可 要法也得變 不興也得變 自己變乙 自己有種樹 外人給變了法 種樹便歸了外人 我的國運萬向風雨 則竟說口頭語

要 訊 新 聞

德皇請各國撤去中國兵兵 ○ 駐西兩報說 德皇照請各國 把駐紮中國兵隊 一律撤退 各國已經答應 意 國無法 由駐京各使簽附願  
游歷定章 ○ 各國官紳 到內地游歷 總得有地方官的護照 浩略才能夠保護 這層意思 條約早已說 明 近來常有不顧護照的洋人 私自到內地游歷 地方官既無法保護 從中就免不了出事端 現時外務部 真 引游歷的章程 照會駐京各使 說各國官紳 無論到那裏去游歷 都總領有地方官的護照 近來 公署的保護 倘若不領護照 遇有事故 地方官不但不能保護 游歷人不遵公法 還要治他的處分 總說各款 已經通飭各領事 遇有游歷人員 照例辦理  
後海低運糧 ○ 中英兩國 雖然通商 海底電線 可還不通 美國政府 因此事是個缺陷 由駐京美國使 差 照會兩部會議 要訂立海約 唯美國安設中美海底電線 這件事 不知道不務部要麼不答應  
專員出缺 ○ 停止科舉 所有專員生員 打算叫他們在各商門裏當差 這一層是袁高深養准了的 張宮保通 前各員 也都仍照辦 政府裏頭 要等着這幾個人有成效 再通知各省 一律照辦  
陝甘軍費續籌 ○ 陝甘軍費會議 要修一條德長的鐵路 往西通到伊犁 往東通到山西 跟太原原路接 通 現時正在開議 不知議得成不成  
警務二則 ○ 現在既立了巡警部 各省的警務 也得認真講求 警部已有公文給各省 以後所辦的警務事情 固屬細部 此部已見本報 至於各省的辦法 將來由警部頒發章程 事歸一律 總辦警官 也由部選 北派 現商部 北派總辦一樣 ○ 文體總督那要頭 要認真教練消防隊員 探隊 已經給駐日使欽差發電 保 按本黨警務學生 來京當差 教練各隊

本 京 新 聞

俄兵來京 ○ 由東亞民德法國醫院往北 就就當年的兵部衙 現在總兵官作了幾城 能到夜裏 許許兵 兵部衙門 前兩車并車 現在走到那裏 忽然飛出一團官兵來 騎住去 把這軍人身上上的 兵 兵部衙門 可也一說不不不不 我們不是小軍目家人 大的日來中國的新法 取取取

夜睡不安 未免太不习惯了 近來能兵營的斷天 夜睡固常不出來 所以能有這惡夢 被嚇得人 滿  
 夜裏驚 可分則不出重假 德國兵約聲文很與斷  
 新女教育 ○北京英以美合女教士 滿謙士由親自專研究女教及的學問 年齒已長 不能再入學 這好詩  
 曉來疑教育 難知道子女的一生 至在作母親的身上 不能專講看男子 此事要調理好了 却差十分難  
 念 但怕專講教教的迷而 不求真理 也良枉然  
 學生怕冷 ○京京號麗入高高等重堂 學生的臥房 全是三間一通通 每間住八個人 現在天氣已冷 白日  
 一天沒有火 而期晚上 功課完了 翻可臥後 舖由天得幾十火爐過來 烘得小到學和工夫 一舖煤火  
 爐又搬走了 學生們太怕冷 都有忍受不住 若到二九天氣 更富為寒凝 孟士說的冰戰 請諸學生  
 們可是作不到 現已把買醫也搬了去 萬一凍病 恐怕與功課有碍 講師入就高等學堂 每月七八  
 手金 別叫學生脫出圍來鋪好  
 講師講 ○初七日上午 粵盛胡同西口外 有個開藥房的廣山 由舖裡出來 在門外喂豬子 孟凡一箇人  
 向草裏頭扔了點東西 過去 豬是受驚色的藥米 形迹可疑 帶着人往南改道 巡捕署署長任  
 員人工巡邏同 當晚滿了一堂 據供是洪柱回長 踏踏藥房 竊取被人擒住 切察的事 還不知情 局  
 員也無奈何 而且拍十扇堂 昨天清早 雙子受毒倒斃 打草做子 就不管下毒藥 藥死了也像不  
 了去 想必是誰個得弄過人罷  
 探前局員 ○自亂 招致炸彈 將近一月 毫無有信 天津派來的探訪人員 正天的着急 探我們起 此  
 事人形秘密 一人拚了命 同黨們必不甘心 警員要查明 必須派偵偵探 遠遠的去探訪 中國不講  
 偵探 又恐怕有這這人才 專在於謀事訪 無益

各省新聞

將軍注重實政 奉天 趙將軍因恩恕不刑 辦理新政 很不容易 如今展開國民智 必得從下等人手  
 打草多立演說 下等人一開通 辦理新政 可就容易做了  
 請看開國宮 奉天 奉天入亂之後 各物無一不貴 小民度日 更是艱難 還也不足為奇 最可敬的是  
 那些探訪的老爺們 平日本不知生財之道 太平年月 還身因苦不嫌 經過一番入亂 更不必說了 窮

必成了 這子 紛紛對外人非為切切 也不願甚巨巨體 有人說說某一位 也不必說他的名姓了 既  
 是切切  
 請看海國民情 山東 自本軍師領員指 京外士民 紛紛認捐 山東師總學堂 總辦方觀察 印了勳  
 指小書 到處招人 自己又先認捐一百兩 既發還一提倡 各身後的教習學生 全都認捐 將來各省若  
 也仿照辦理 還嫌不仗 可真是的大感了  
 請看巨款斷 山東 請看川線練的真金銀 前從德人假士手裏 訂買抽水機器 言明價銀千五百元  
 俟三年 先交價銀千二百五十元 其餘一千二百五十元 等機器安好 照數交清 由青島德總公  
 司 亦有合同為憑 不料把機器安好 不能使用 萬金銀與同假士爭論 不中假士反打一把 露他  
 是受騙總辦不認用 藉此要索那半價銀 立刻回到青島 請了商洋師 在德奧台衙門報告 德奧台  
 派了商辦的人 和住濟川去查會 俾據會商器人聲明 實在機器器不能用 並非是萬餘銀兩 因此  
 德奧台到 原官的機器 既致合同不符 故告所欠的價銀 也就未必再交 一切堂費 財原各自備  
 與政府無干 德奧台如五公斷 足見是並不袒護 也就未必再交 一切堂費 財原各自備  
 創設電燈 山東 省城電燈公司 是在籌備總理劉副副劉副 其中委委華股 並無洋款 在青島電燈公  
 司 買來甲種電 共四股本三萬兩 公司房屋 已經建造 會場各街道 也都一律立起燈桿  
 批發公司 練練 河南 福公司 隨利得 據說河南無日 要在豫豫開辦總總 推台因福公司原訂合同  
 並要有推他辦總總的字樣 立刻批發  
 會與爭 河南 豫豫縣 以旭天令 辦理學務 最是熱心 把本處各書的人 都送到外邊去留學 所有  
 經費 全是自己捐輸 豫豫縣的風氣 向來本不開通 毋不令這一提倡 將來必能變風又明氣象  
 設電線電 江蘇 電報是國家的利權 不准外人干預 無線電關係最密 更不准外人設立了 現有某商  
 要在上海設立無線電 直通香港 威海衛 新加坡等處 南洋大臣 因此事不合條約 已兩給駁了  
 去  
 請看軍車陣 湖北 楚報 王莊被拿 已登本報 披拿之後 官場內他講員五人臣斬斬 疑恐他事命黨  
 只是虛次欺騙 恐有真強 求寬的意思 不管他是不是革命黨 打算要將他個陰險的罪名 可是總觀



## 序：一切都为了抵达最底层

杨早\*

我关注《京话日报》与彭翼仲，是很偶然的机缘。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博的头一年，跟导师讨论论文题目，突然冒出一个问题：《新青年》创办在上海，当时最西化的中国都市也是上海，但为什么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不发生在上海，而是在北京？

这个问题，想着想着就换成了更实在的形态：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既然发生在北京，那么这座城市的都市性格/文化生态/舆论环境，对于形塑这两场近代史上的重要运动，有着何等影响？

基于这个问题，我开始关注北京研究，从都市史、文化史到舆论史的材料，都在阅读范围之内。这样，就碰上了彭翼仲与《京话日报》。

在一般历史和文学研究者的知识框架中，彭翼仲的名气不大，知道的人不多，甚至远比不上他的儿女亲家梁济，当然更不如他的姻侄梁漱溟。其中原因，大概是大陆的近现代史研究，政治上主流是“共和—革命叙事”，文化上主流是“五四—启蒙叙事”，而彭翼仲、梁济则是改良—立宪这条线上的人物。梁济的名气稍大，多半是因为1918年的自沉惊天下，而且进入了新文化人物如陈独秀、徐志摩的论述，其子梁漱溟后来的成就和影响也不无

---

\* 杨早，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助力。

新闻史研究者知道《京话日报》的人当然多一些，但这份报纸也长期被归入“保皇—立宪”派的序列，而且近代新闻史的叙述，本来就重南轻北，研究者目光多注重于上海。这样一来，彭翼仲与《京话日报》的功业便被遮挡于主流叙述之外。这也是为什么当我逐步进入这段历史时，心头会有强烈的震惊与不平。

这种不平，梁漱溟先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撰写《记彭翼仲先生》时想必也有。如梁先生所言，彭翼仲是“清末爱国维新运动一个极有力人物”，“凡自幼居住北京而年在六旬以上的老辈人，一提到‘彭翼仲’三字，大概没有不耳熟的”。但是，跟北京的民众记忆相比，主流历史叙述却要冷淡得多，梁先生为此写道：“我今天查阅那些讲到中国报纸历史的各书，或则漏掉不提，或者止于提及报名，或虽则言及某报被封、某人被罪，却又错谬不合。至于其所从事的社会运动曾有若何影响成效，就更无只字道及。”

大概正是激于这种冷遇，梁漱溟先生写下《记彭翼仲先生》这篇长文，对彭翼仲的一生事业做了全面的梳理。彭翼仲既是梁漱溟的谱叔，又是姻丈，上世纪二十年代梁漱溟甚至还接办过一段时间《京话日报》，他的表述自然亲切可信，眼光独到。我那时一边读《京话日报》，一边看梁先生的文章，受益匪浅，博士论文中有关《京话日报》的章节，便大抵按照梁漱溟的思路进行叙述。

其间有一两篇文章在刊物上发表，突然收到一封贵阳来信。却原来是彭翼仲的嫡孙彭望苏老师写来，信中很欣喜我对《京话日报》的研究，并称将择日来北大图书馆读《中华报》，希望与我见一面。

记得是一个冬日的清晨，在北大小南门外见到彭望苏老师，脸上依稀还有乃祖的几分神情——这当然是想象，彭翼仲留下的照片并不清楚，但看他传记中，“为人豪侠可爱，其慷爽尤可爱”的性格特色让我印象很深。彭望苏老师也是很爽直的人，我们没有叙什么闲话，主要谈的是关于《京话日报》，然后我带他走进北大图书馆。

彼时北大图书馆旧刊室进行整修，本来据说要关闭半年到一年。我们这批博士生大抗议，因为这倘成了事实，论文便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大家休学算了。后来是在三楼书库的角落辟了一块出来暂用。

因为平时日日来看旧刊，已经同旧刊室的管理人员老张很熟了。彭望苏老师是外面的人，能不能索看《中华报》这样的孤本，我也不完全托底。虽然可以用我的名义借，但彭老师要看上十多天，毕竟不方便。

未料我一提“这位彭老师是彭翼仲的孙子”，老张立即瞿然：“知道！知道！彭翼仲，《顺天时报》上总是提到他！”这里不能不佩服旧刊室管理人员的“横通”。清末民初的《顺天时报》，看的人并不算多，但非常重要（因是日本人出资办的，后来甚至成了日本外务省机关报），而且正好是《京话日报》的最大竞争对手（彭翼仲办《京话日报》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为华人“争报权”），老张经由《顺天时报》而了解彭翼仲，而且对彭很敬重。这使我放心了，彭望苏老师大可在这里尽兴地阅读祖父办的《中华报》、《京话日报》和《启蒙画报》。

与我由兴趣而研究《京话日报》相比，彭望苏老师更多了一份家族责任感。同是细读旧报，我的关注点主要是“报”，他的关注点首先是“人”。彭老师曾有言：“先祖父身处办报赔累不堪之时，曾作殉报准备，以裁纸刀刻字壁间，留下‘子子孙孙，莫忘今夕’的激语。这八个字一直响在我的耳边，使我产生崇敬之情，使我多想社会责任、文化良知，也激励我把对先祖父及其报业活动的追寻和研究作为理所当然的任务。”

然而这并不影响研究结论的殊途同归。因为通读过《启蒙画报》、《京话日报》、《中华报》的人，很难不为彭翼仲、杭辛斋、梁济这些启蒙知识分子“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以及踏实力行的精神所感动。而将彭翼仲与《京话日报》置诸近代报林之中，其特异之处，也正在于开辟草莱之功，以及与北京维新运动、社会生活的紧密结合。

彭望苏老师斟酌再三，为自己研究祖父的著述定名为《北京报界先声——

20 世纪之初的彭翼仲与《京话日报》》。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

书名标举“北京”与“报界”两个范围概念，其后以“先声”点题，表明彭翼仲与《京话日报》既在时间上领先，又具有先进意义，还凸现了人的声息，造就了“有声的北京”。副题以“20 世纪之初”概指彭翼仲与《京话日报》，乃是因为本书虽重在揭示和研究 1900 年代的彭翼仲和《京话日报》，但亦涉及报主一生，同时梳理考求了《京话日报》自始至终的史实，因此，“20 世纪之初”代指本书所涵盖的历史时段。

这说明了本书选题的范围与意义，那么，内容有哪些特色？彭老师列出了以下关键词：

清末；北京；民间社会；民间报人；白话文报纸；平民品性；眼光向下；浅文白话；爱国图强；构建民间舆论环境；推助时势进化；提升国民程度。

如果读者能够抛开一般历史书中枯燥而呆板的叙述，自行想象一下 1904 年的北京社会，你就知道彭翼仲与他的同侪在从事着一项何等艰难的事业：

西太后与光绪帝已经返京两年多，市面恢复了些许生气，但庚子造成的伤痛，仍在北京人（尤其是旗人）的心头激荡。辛丑条约的赔款又像一座大山般，压在有识者的心头。而北京识字的人是那么的少，各种报纸加起来不过能卖两千来份，老百姓不看报，也无从了解新信息和新知识。他们把报纸叫做“洋报”，觉得“访员”（记者）都是汉奸。街头倒是不时可以见到揭帖，宣传说“老团”（义和团）会很快回来，要那班崇洋媚外的人小心些。

那几年，国家岁收大部分赔给了外国，外人在国内的特权，从开矿、修路到招收华工、法律审判，越来越重。1904 年在东北开打的日俄战争，更是

时时提醒中国人丧权辱国的痛。怎么办？站在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开民智”是他们认为唯一可行的路。要开民智，不办报纸，不办白话报纸，怎么行？

《京话日报》在这时应运而生。它要承担的任务很多：要启蒙新知识，要讲述爱国道理，要劝导人们除旧维新，要报道国内外新闻，或许连创办者也没有想到（确实也没有先例），它变成了草根平民的舆论空间。

如果拿《京话日报》与上海那些大报大刊相比，甚至是与它自己的姊妹报《中华报》比较，它们之间的差别，几乎就像今日的网络、微博与传统媒体的区别。它将这个时代发言的门槛降到了最低，只要你能写几个字，写的就是日常说的话（这一点北京人占了大便宜），语法不通没关系，字写错了也没关系，报纸编辑会帮你改，然后登出来。

同时，读报的门槛也降到了最低。买不起报（一份只要三个铜子），有人捐了贴报栏捐了报，免费阅读；不识字，有热心人沿街讲报，后来开了讲报所，专门演说每日时事；想舒服点儿看报或听报，又有人捐了房屋开设阅报处，看报听报免费，还有茶水供应。甚至你去戏园子听戏，开幕前台上也有人讲几段报上的道理。一开锣，嗨！演的还是报上时事新闻改编的新戏！

几乎用尽了所有可用的传播手段，目的只有一个：让报上的话抵达社会的最底层。两年之后，那些上海办白话报的同行，蔡元培、林白水等，派人到北京来一瞧，嗨，扛活儿的，拉车的，都坐在台阶上读报呢。他们震惊了：这可是中国从来没有过的事啊。

您瞧，说起《京话日报》，我就停不住口，恨不得一下子把我知道的事都倒给您。其实，要说这些事，最全乎的，都在彭望苏老师这本书里啦。看了这书，您不但可以知道彭翼仲他们和《京话日报》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对1900年代的北京社会，地理、风土、习俗、人情、语言等等，都能知道不少哪。

就学术价值而言，本书是迄今关于清末阶段《京话日报》最全面也最详尽的著述。书中叙述了彭翼仲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梳理了《京话日报》

文本，考求并研究了彭翼仲及《京话日报》在造就北京舆论环境和推动社会进步上的作为。对诸多《京话日报》研究史上的疑案，如“晚清第一报案”的“彭翼仲案”，《京话日报》清末时段的终止期号和民初时段的最后接办人等，都有补阙正误的研究。全书附有与若干具体内容相关的照片资料，并呈现了《〈京话日报〉影印本》中缺失的第33号和第437号报纸照片，书后更附录了“清末时段《京话日报》期号与日期对应表”，许多引用《京话日报》文字时弄不太清期号、阴历、阳历对应情况的研究者，从此可以大松一口气了。

后学者如我，本无资格为彭望苏老师这本书作序，忝蒙老先生错爱，大约也有同为《京话日报》热心研究者的惺惺相惜之情，彭老师定要我写上几句。于是怀着如履薄冰之心，在辛卯年的岁末写下这些文字。自知佛头着粪，唯愿读者从中晓得我对《京话日报》与彭翼仲们的崇仰之情、推介之忱，而原谅我结结巴巴、慌不择言的赞美。

2012年1月5日于京东豆各庄